

今年深化医改26项任务明确

将启动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本报北京7月25日讯 记者吴佳佳今天从国家卫生计生委获悉: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3年主要工作安排》。工作安排根据国务院“十二五”医改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和主要目标,特别是对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的深化医改重点任务进行了分解。

工作安排共提出26项工作任务,涉及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4个方面。其中,健全全民医保体系主要包括巩固扩大基本医保覆盖面,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等;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主要包括实施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创新绩效考核机制,落实乡村医生补偿政策等;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主要包括评估第一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经验,启动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

点工作,拓展深化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等;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主要包括加快推进社会资本办医,创新卫生人才培养使用制度等。

工作安排要求落实政府投入,将年度医改任务所需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并按时足额拨付到位,切实落实“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幅度,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的要求,确保“十二五”期间政府医改投入力度和强度高于2009—2011年医改投入。

上半年在经济增速趋缓情况下,我国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力保新增就业“高位求进”

本报记者 苏琳

纳空间,就业弹性较大,就业吸纳能力较强,这对拉动更多人实现就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新兴服务业、网络服务业这些新业态的发展,人社部正在关注和研究这些产业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尹成基介绍说。

此外,从区域就业状况来看,东部地区由前几个月就业略有减少到最近两个月的回升,对于保持总的就业稳定开始发挥作用。同时,西部地区对就业的需求仍然保持强劲势头,上半年西部地区新增就业保持9%的增长。中部地区基本保持稳定。

继续增长有赖结构调整红利

“我们也非常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就业任务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是相当繁重的,就业压力很大,就业形势仍然比较严峻,特别是总量的矛盾依然突出,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尹成基说。

根据人社部统计,除了需要安排再就业的900多万登记失业人员外,我国每年需要安排的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是1500多万,主要是以学生为主的新加入劳动力大军的青年,还有就是从军队退役人员以及企业关闭、停产、重组富余人员。

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产业结构是以低端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为主,增加就业岗位大部分是制造业、一线普通服务人员。

“在这样一种压力下,要实现更加充分的就业,必须继续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尹蔚民说,“要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通过稳定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来增加就业岗位,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2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持续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达72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31万人,二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1%,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持平。

在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趋缓情况下,新增就业为何能够保持高位,“逆势增长”能否持续?

三大因素保证就业形势稳定

根据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国今年就业预期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4.6%。在当前经济增速回落的背景下,城镇新增就业成绩来之不易。

尹成基介绍说,今年上半年,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是重点关注了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制订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也得到较好的贯彻和实施。

特别应该看到,我国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就业既有压力,也有新的增长点。压力是过剩、落后的产能压缩和调整所带来的,这会对已有的就业带来一定的影响。增长点就是结构在优化,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快,在三大产业当中所占的比重持续提高。

“第三产业的最大特点是有较大的就业吸

导读

- 克服科技经济
- 非洲正成为经济发展
- 国务院稳增长“组合拳”
- 资金趋紧
- “两张皮”
- 最快的大陆
- 招招精准
- 创业板高处承压
- 2版
- 4版
- 5版
- 7版

正视新阶段 把握新契机

钟经文

一系列数据近期相继出台,显示宏观经济总体平稳,有喜有忧。内需平稳增长令人欣喜,但外需不振、出口下滑令人担忧;物价涨幅同比回落,通胀压力趋缓令人欣喜,但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持续低迷,对企业效益的影响令人担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令人欣喜,中小企业面临的重重困境令人担忧;新能源汽车、信息消费、服务业等领域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令人欣喜,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令人担忧……

透过这些高高低低的数据,我们既看到当前经济增长动力与下行压力交织、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显示出宏观调控面临多个“两难”;也看到在传统动力日渐衰减的同时,新的引擎正逐步发力,并有望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表明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正进入关键阶段、面临新的契机。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理性认识增长阶段转换的新趋势、新特点,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在稳增长、调结构中寻找新的平衡点,选准改革突破口,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大动力,为长远发展清除诸多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正逐步转向中速平稳增长。清醒认识这一趋势,科学把握新的特点,对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十分重要

在一系列数据中,最受关注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第二季度的10.3%逐步放缓至今年第二季度的7.5%,引发了诸多议论。有观点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是短期回调,是景气循环周期的一个阶段,相应采取扩张性宏观政策,就可以使经济列车重回高速增长的轨道。

但是,更深入地观察经济运行的趋势和变化,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近几年,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出现“拐点”,加上经济结构调整提速、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技术引进

消化吸收空间缩小、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等条件的变化,使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能力有所降低。由此分析我们的一些现实情况,无论是劳动力、资源成本快速攀升,还是产能过剩、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都不是短期周期性問題,而是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后面临的长期问题。在经济潜在增长能力有所下降的前提下,继续追求过快的增长速度,不仅违背经济规律,而且会加剧已有矛盾、带来诸多风险。

增长趋势放缓将是我国经济新常态,对于这一变化,我们大可不必惶惶然、茫然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体量很大,即便增速放缓,新的增量仍将逐年保持上升态势。加上人口条件的变化,尽管目前就业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但提供的就业岗位还是多于求职人口。去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8%,是1999年以来的最低值,仍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266万人,创过去9年的最高水平;今年一季度新增就业342万人,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万人。随着就业压力及担忧的减轻,经济社会对速度放缓的容忍度也将明显提高。

历史地看,潜在增长率自然回落,经济从高速增长长期向中速平稳增长期过渡,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走向。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一批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如德国、日本、韩国等,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平均降幅达30%左右。这是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使然。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如果继续追求过快的增长速度,甚至不惜用政策“抬高”,不仅违背经济规律,而且会加剧已有矛盾、带来诸多风险。

潜在增长率标志着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水平和长期趋势水平,因而不背离潜在增长率的速度就是“好的速度”,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的“速度观”。高速发展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过快的发展速度使我们牺牲了大量劳动力福利、付出了极大的环境资源成本,也积累了不少财政金融风险,代价高昂,有时还会得不偿失,加剧供需失衡,甚至

形成经济泡沫化。当然,发展速度并非越慢越好,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也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使财政收入、企业经营受到影响,进而制约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以及社会保障等功能的实现。

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一些国家在这一时期曾出现较大的经济社会波动,其原因在于:经济增速回落容易使人们的预期产生混乱,情绪起伏较大;短周期变化与中长周期变化叠加,很多信息相互矛盾,容易错误判断形势,导致政策失误;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行为主体也容易从习惯出发,因路径依赖而调整滞后,等等。这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和重点研究的。我国经济此前一直是速度效益型,一旦速度回落过快,长期积累的财政、金融、产能过剩等潜在风险就会突出显现,有可能引发经济大的起落。这几年我们一直讲“稳增长”,在增长阶段转换的特殊时期,“稳”的重要性凸显,同时有效保持必要的、可能的增长速度,其难度也随之加大。

最近公布的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有所回落,PPI(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环比双双下降,外贸进出口数据疲弱,反映了当前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外需持续不振、实体经济困难。而此前的流动性紧张、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等,也可能引发金融领域局部风险。对此,务必加强监测分析,密切跟踪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变化,关注各种风险和问题的演变,确保经济增速平稳。能稳住,宏观经济不出现大起大落,就是重大的成功。

抓住增长阶段转换的历史机遇,在不停顿的“升级”中成功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对“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新的重大考验

经济增长速度高到一定程度后放缓,增长的动力机制

也将发生相应改变,由此引出的问题和任务就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国际经验看,在增长阶段转换时期,经济的最大特点是速度“下台阶”、水平“上台阶”:生产结构中的农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支出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同样,我国经济结构也将发生这样的变化,并在特殊国情、特定转轨条件下实现特色化变迁,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城镇化。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2.57%,与发达国家70%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未来几十年内,城镇化的持续较快发展必然拉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从投资需求看,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扩大,房地产投资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资也会相应扩大。从消费需求看,如果农村富余劳动力连同家属能够转入城镇,将有3亿年至4亿人由农民变为市民,必将显著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工业化。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是,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水平差异较大,一方面地区工业结构在技术水平、产品层次上明显雷同,有待优化。我国工业化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特别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将极大提高我国工业化的水平和效率。

——消费升级。当前,城乡居民对文化、环境的需求明显增加,对公共产品、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幅上升,绿色产品、保健产品和服务产品受到广泛欢迎,旅游消费、文化消费和信息消费等快速增长。特别是信息消费,权威部门测算,到2015年,内地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逾1.2万亿元。

(下转第二版)